

燕趙思想家研究

隋唐五代卷

下



总主编
本卷主编

周振国
孙继民

王永祥
惠吉兴

杨小明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燕赵思想家研究 隋唐五代卷(下)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总主编
本卷主编

周振国
孙继民

王永祥
惠吉兴

杨小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燕赵思想家研究 / 周振国, 王永祥主编.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202-05535-9

I. ①燕… II. ①周… ②王… III. ①思想家—人物
研究—河北省—古代 IV. ①B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7641 号

书 名 燕赵思想家研究 (全九卷)

总 主 编 周振国 王永祥

责任编辑 李成轩 甄 洁 王 岚

封面题字 任继愈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7

字 数 2 383 000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5535-9/C • 153

定 价 388.00 元 (全九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义玄临济禅法思想研究	高玉春 (1)
一、生平及传法活动.....	(1)
二、临济禅法.....	(14)
三、临济禅法的历史地位和国际影响.....	(29)
从谂佛学思想研究	何石彬 (37)
一、历史背景与生平化迹.....	(39)
二、赵州禅法与赵州禅风.....	(57)
三、赵州禅的传播与影响.....	(76)
释一行的天文学成就	刘新峰 (84)
一、生平著述.....	(84)
二、仪器制造.....	(92)
三、实地测量.....	(99)
四、《大衍历》编撰	(106)
刘长卿文学思想研究	田玉琪 (124)
一、生平经历.....	(124)
二、思想性格.....	(139)

2 燕赵思想家研究

三、诗歌的艺术成就.....	(149)
高适文学思想研究 孙 微 (158)	
一、家世与生活时代.....	(158)
二、诗歌成就.....	(187)
三、影响与评价.....	(213)
李吉甫历史地理学思想研究 李文才 (216)	
一、家世、生平与著述.....	(216)
二、卓越的政治建树.....	(222)
三、历史地理学史上的丰碑——《元和郡县图志》	(232)
四、千秋功过，后人评说.....	(260)
李德裕政治思想研究 李文才 (266)	
一、生平与著作.....	(266)
二、政治思想.....	(283)
三、军事思想.....	(296)
四、历史地位与评价.....	(314)
刘昫史学思想研究 王嘉川 (317)	
一、生平传略.....	(317)
二、《旧唐书》的编纂	(320)
三、《旧唐书》编纂的指导思想	(331)

目 录 3

四、《旧唐书》的史料价值	(337)
五、《旧唐书》在后世的流传及评价	(344)
李翱哲学及其他思想研究	刘新峰 (352)
一、家世、生平与著述.....	(352)
二、性情论.....	(369)
三、其他思想.....	(419)
宋若莘《女论语》思想研究	刘燕飞 (430)
一、宋氏姐妹生平.....	(430)
二、《女论语》的作者与版本	(438)
三、《女论语》的内容	(442)
四、《女论语》的思想评价及当代价值	(448)

义玄临济禅法思想研究

高玉春*

临济宗是中国佛教中禅宗五家之一，由于此宗的开创者义玄，在河北镇州（今河北正定县）的临济禅院弘扬一家的宗风，后世就称它为临济宗。临济的禅学思想既体现在“无位真人”、“四料简”、“四宾主”、“四照用”、“三玄三要”等入道“深旨”和“门庭施设”上，又体现在以“棒喝”为“化门”上。这种种方便无不映现临济破除万执的禅学思想和卷舒擒纵、杀活自在的峻峭禅风。

一、生平及传法活动

（一）仰慕禅宗

义玄（787～867），中国唐代僧人，临济宗创始人。据《祖堂集》卷十九、《宋高僧传》卷十二、《景德传灯录》卷十二、《人天眼目》卷一等载，义玄俗姓邢，曹州南华人。即今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人。菏泽旧称曹州，东明古代称南华。唐玄宗李隆基在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庄子》这部书为“南华真经”的同时，诏改当时的离狐县为“南华县”，即现在山东菏泽市的东明县。

义玄性颖悟，以孝闻乡里，幼负出尘之志，落发受具足戒后，精究毗尼，博颐经论，但慕禅宗。俄而叹曰：“此济世之医方也，非教外别传之旨。”遂壮游四方。

临济义玄究竟嗣法于谁，得谁力多，甚至宋代时也不能分出轩轾，特别是《五灯会元》颇有微词。但《临济录》、《景德传灯录》和嗣祖沙

* 高玉春，河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门本宗撰写的《临济义玄禅师传略》、《正法眼藏禅宗佛祖源流》一致认定：黄檗希运递传临济义玄禅师，义玄乃黄檗希运法嗣。《祖堂集》也明断：“临济和尚嗣黄檗”，“自契黄檗锋机”。又说义玄“于镇府匡化，虽承黄檗，常赞大愚”。义玄表示：受大愚数杖始悟，令其“入佛境界，假使百劫，粉骨碎身”，也难报如此深恩。大愚临迁化时，嘱示义玄“已后出世传心，第一莫忘黄檗”。《临济录》称义玄自己也作出明确回答：僧问“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义玄云：“我在黄檗处三度发问，三度被打。”《人天眼目》卷一载：师初至河北住院，见普化、克符二上座，乃谓曰：“我欲于此建立黄檗宗旨，汝可成褫我。”可见黄檗希运思想直接影响了临济禅的形成，这也印证义玄是黄檗的法嗣。《临济慧照禅师塔记》亦说他“首参黄檗，次竭大愚”。但《临济录》又称“山僧佛法的相承，从麻谷和尚、丹霞和尚、道一和尚、庐山与石巩，一路行遍天下”。从《临济录》叙述的逻辑来看，义玄与麻谷和尚等“相承”的只是禅宗的“玄旨”，而不是某个禅师的衣钵言辞。

（二）行脚参禅

佛教发展到社会剧烈动荡的晚唐五代，到处漂泊的行脚僧大增。佛教为扩大生存空间和势力范围，必须适应行脚天下、接应四方的新形势，创造出新的行禅方式，这就是“参禅”。“参”谓“参究”，“禅”谓“禅道”。参究禅宗修行之道，求得“明心见性”，叫做参禅。唐玄觉曰：“寻师访道为参禅。”

首参黄檗。黄檗希运，出家于黄檗山（今江西宜丰西北），后参怀海禅师，得传心印。曾住洪州大安寺，海众奔凑，聚指千数。后住黄檗山，受相国裴休尊崇，称之为“大禅师，真雄伟之材”。其禅风大盛于江南。

义玄初至江西黄檗山参希运，因问“如何是佛法的大意”，三度发问，三度被打，“自恨障缘，不领深旨”，便去辞黄檗。黄檗云：“不得往别处去”，“大愚此人诸方行脚，法眼明彻”，当去参高安大愚禅师。

黄檗希运之禅以无求无著为心切，以禅理究尽大乘精萃。他说“念念无相，念念无为即是佛”。学道人，“唯学无求无著，无求即心不生，无著即心不灭，不生不灭即是佛”。希运提倡“一心即佛。”他说：“诸佛众生，唯是一心”，“此心即佛，更无别佛”。此为希运教旨，“临济一宗，盖渊源于希运”^①。裴休序《传心法要》云：“其言简，其理直，其道峻，其行孤。”《临济录》也颇具此一风格。

次谒大愚。义玄首先向大愚请教《瑜伽论》，之后又申问《唯识论》，复见大愚时，大愚问：“什么处来？”义玄云：“从黄檗处来。”大愚问：“黄檗有何言句？”义玄云：“我三度问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我有过无过。”大愚云：“黄檗与么老婆心切，为汝得彻困，更来这里问有过无过。”义玄于言下大悟，云：“元来黄檗佛法无多子。”大愚挡住云：“尔见个什么道理，速道速道。”义玄遂即于大愚肋下筑三拳。大愚托开云：“汝师黄檗，非干我事。”义玄辞大愚，即回黄檗。

关于大愚禅师，除《临济录》作以上叙述外，其他文献如《祖堂集》、《景德传灯录》均无任何记载，故只能作逻辑推断式研究。洪州高安大愚禅师乃归宗弟子，归宗又是黄檗所钦敬之师，如其所说：“马大师下有八十八人坐道场，得其真正法眼者只有一二，庐山（归宗）是一人。”归宗讳智常，世号“赤眼归宗”，敕谥“至真禅师”。归宗的“玄旨”是“向无明心内识取”，“无汝用心处”。主张“即色即空”，“学佛之人，何迷佛性？”方便门是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常常以手“擎棒”，平日坚持以锄铲草^②。归宗的上述禅学思想和实践对大愚必然产生决定性影响。它也将以折射的形式即通过大愚使参禅的义玄发生相应的反响。

再参灵祐、宣鉴、杏山、龙光、三峰平、大慈、襄州华严、翠峰

^① 日本忽滑谷快天语。

^② 《祖堂集》卷第十五。

峰、象田、明化、凤林、金牛、一尼等。

在义玄参禅的上述禅师中沩山灵祐和德山宣鉴对临济宗风形成的影响，更值得关注。灵祐年二十三到江西百丈山参拜怀海，为“上首”弟子，在潭州沩山（在今湖南宁乡西）独栖七年后建同庆寺，受相国裴休尊崇，前来受学的僧人很多，世称“沩山灵祐”。灵祐的“呵佛骂祖”对义玄形成“杀佛杀祖”的理念，势必有一定影响。宣鉴纳戒后，精研律藏，恒讲金刚般若，时称周金刚。住澧州德山三十年。武陵太守薛廷旺立古德禅院，接机喜用棒詈，学人服其威猛，每即悟入。由是德山之名闻四海。宣鉴以无事为宗，倡导“教你无事去，莫向外求”，“著衣吃饭，屙屎送尿，更无生死可怖，亦无涅槃可得，无菩提可证，只是寻常，一个无事人”。义玄也主张“歇得念念驰求心”，“求心歇处即无事”。宣鉴斥经论之执相，说“佛是老胡屎橛”，“达磨是老臊胡”，“十二分教是鬼神薄”。义玄也讽喻道：“莫将佛为究竟，我见犹如厕孔。”“三乘十二分教，皆是试不净故纸。”世人虽称德山之棒，临济之喝，但临济的棒雨喝雷，棒喝交施，与德山之棒无疑有承继关系。由此可见，义玄之根本思想源自于黄檗希运，但临济宗风的积淀和形成与灵祐、宣鉴的禅教也不无关联。

义玄还到达磨塔头。塔主云：“长老先礼佛先礼祖？”义玄云：“佛祖俱不礼。”塔主云：“佛祖与长老是什么冤家？”义玄便拂袖而去。

义玄面见黄檗时启闻和尚曰：“此回再返，不是空归。”黄檗曰：“何故如此？”师曰：“于一棒下如佛境界，假使百劫粉骨碎身，顶擎绕须称山，经无量匝，报此深恩，莫可酬得。”黄檗闻已，喜之异常。有一天，义玄前去辞黄檗。黄檗问：“什么处去？”义玄云：“不是河南便归河北。”义玄之所以选择归河北，当下有三个机缘：一是义玄在行脚参禅时曾“为黄檗驰书去沩山”。当义玄辞别沩山时仰山边送边说：汝以后北去有个住处。义玄云：“岂有与么事？”仰山云：“但去以后有一人佐辅老兄。此人只是有头无尾，有始无终。”二是义玄北归乡土，恰

“俯徇赵人之请”，便住城南临济院作住持。三是义玄向黄檗表示“便归河北”的意向时，“既受黄檗印可”。

由于义玄“道业纯一，夐出侪辈”，黄檗遂将“百丈先师”遗留下的禅板、机案传授义玄。

(三) 禅化河北

正定临济寺，是佛教临济宗的发祥地，是义玄禅师的道场。汉高祖于高祖十一年（前196）平息叛乱后，从维护其统治出发，取真正平定之意，将东垣改名为真定。汉文帝元年（前179）避文帝刘恒讳，将恒山郡改为常山郡。西晋时期（205～316），常山郡治由元氏（今元氏西北故城村）迁徙真定（即今石家庄市郊区东古城村）。东晋时期的安帝隆安二年（398）正月，魏王珪登常山郡城，北望安乐垒，嘉其美名，遂移郡治于安乐垒（今藁城九门西）。经过北魏、东魏、西魏至北齐时（550～577），又将常山郡治从安乐垒迁回真定（今石家庄市郊区东古城村）。又过了几十年，至唐初，常山郡和真定县的治所才一起迁至滹沱河以北今正定城。临济寺原名临济院，坐落在正定城东南2华里滹沱河北岸的临济村。临济院因“院临古渡，运济往来，把定要津，壁立万仞”，故因地得临济之名。《正定县志》载：临济院始建于“东魏兴和二年（540）”，距今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

《真定十方临济慧照玄公大宗师道行碑铭》断定：“唐宣宗大中八年（854），义玄行脚至真定。”义玄寻抵河北镇州真定城东南隅临滹沱河侧一小院任住持。前任住持普化禅师对义玄学识甚为赞赏，乃极力辅佐之。但鉴于“适丁兵革”，义玄即弃离而去。此处所说的“兵革”指什么呢？据史书记载，从王元逵担任成德军节度使至其子王绍鼎、王绍懿为止（834～866），与朝廷的关系较为和顺，镇州诸辖地大体也是平静的。王绍鼎在位仅三年（854～857），《通鉴》卷二四九宣宗大中十一年（857）载：“绍鼎沈湎无度，好登楼射弹人以为乐，众欲逐之；会病薨，军中立其弟节度副使绍懿。”这简单的几句当中，蕴藏着一个事实：在王绍

鼎死前酝酿着一场兵变。按着唐代藩镇惯例，节度使的亲兵（牙兵）很有权势，在有的场合可以废立节度使，然后请朝廷降诏确认。王绍鼎晚年，他的亲兵与镇州民众也许已有推翻他的准备和动作，影响到地处城东南的临济院的安宁。此也许就是使得义玄离开临济院的原因^①。唐懿宗咸通元年（860）镇州太尉默君和效长者布金，将城内东南隅的私人住宅改成寺院，并以临济为额，迎义玄居住。不久，义玄又“拂衣南迈至河府”，府主王常侍“延以师礼”。真定也称河府，因在滹沱河北，亦称河北府、河阳府。当义玄进入真定城时，受到成德镇节度使“王常侍”的礼遇。“王常侍”即成德镇节度使王绍懿。《旧唐书》卷一四二《王绍懿传》记载，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任“节度副使、都知兵马使、检校右散骑常侍、镇府左司马、知府事、兼御史中丞……本官充成德军节度观察留后”，当年正授成德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显然，从此之后在镇州最高军政当局的支持下，义玄的传法事业获得迅速发展。义玄住未久却去大名府兴化寺居于东堂。

自唐宣宗大中八年（854）至唐懿宗咸通八年（867）圆寂的13年间，义玄力持弘传佛法、临济禅法。他除在镇州城南临济寺和大名府兴化寺说法外，还应邀在寺外诸地弘法。《人天眼目》云：师初至河北住院，见普化、克符二上座乃谓曰：“我欲于此建立黄檗宗旨。”《祖堂集》亦云：义玄“自契黄檗锋机，乃阐化于河北”。

1. 应府主王常侍与诸官之请弘法

师上堂云：“山僧今日，事不获已，曲顺人情，方登此座。若约祖宗门下，称扬大事，直是开口不得，无你措足处。山僧此日，以常侍坚请，那隐纲宗。还有作家战将，直下展阵开旗么？对众证据看。”

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

^① 杨曾文：《中国佛教史论——杨曾文佛学文集》，第1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师便喝。僧礼拜。师云：“这个师僧，却堪持论。”

问：“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

师云：“我在黄檗处，三度发问，三度被打。”

僧拟议，师便喝，随后打云：“不可向虚空里钉橛去也。”

有座主问：“三乘十二分教，岂不是明佛性？”

师云：“荒草不曾锄。”

主云：“佛岂赚人也？”

师云：“佛在什么处？”

主无语。师云：“对常侍前，拟瞒老僧。速退，速退，妨他别人请问。”

复云：“此日法筵为一大事故，更有问话者么？速致问来。你才开口，早勿交涉也。何以如此？不见释尊云：法离文字，不属因，不在缘故。为你信不及，所以今日葛藤。恐滞常侍与诸官员，昧他佛性，不如且退。”

喝一喝云：“少信根人，终无了日。久立，珍重。”^①

义玄应成德节度使、检校右散骑常侍王绍懿与其部下官员之请，上堂升座说法，主要表述了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佛法不可用语言宣示。因此，义玄首先表示，依照禅宗祖师的传统，是不应当开口讲述佛法的，但由于王常侍及诸官的请求，才不得已上堂说法，宣示禅宗的“纲宗”。二是表明自己是传承黄檗希运的禅法。三是宣称传统的“三乘十二分教”不能阐明佛性的道理。如同不可期望不锄荒草而可收获庄稼一样，也不可期望通过修学传统佛法而达到解脱。在师徒答问中表现出临济宗活泼洒脱的传法风格。义玄用大喝示意僧问“佛法大意”之无当，而僧以礼拜来表示已经理解。义玄则以此僧“却勘持论”来表示认可。义玄以“不可向虚空里钉橛”来比喻用世俗的语言表述佛法之不可能。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卷，第496页，台湾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当王绍懿对义玄贬低“三乘十二分教”提出质问：既然经教是出自佛之口，难道佛也骗人吗？他竟反问：“佛在什么处？”对此王绍懿无言以对。正是在这种师与徒活泼的就禅法的问答中，使得正在兴起的禅宗得以弘传，它也是临济禅法问世的发端。

2. 应府主王常侍之复请弘法

师因一日到河府，府主王常侍请师升座。

时麻谷出问：“大悲千手眼，那个是正眼？”

师云：“大悲千手眼，那个是正眼？速道，速道！”

麻谷拽师下座。麻谷却坐。师近前云：“不审。”麻谷拟议，师亦拽麻谷下座。师却坐。麻谷便出去。师便下座。^①

上述事实说明，义玄经常应王绍懿之请在镇州城内的寺院说法。在一次说法中，麻谷和尚站出来问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的正眼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不能用语言表述的问题。于是义玄反诘相问对方，形成你问我，我不答，反过来又问对方，对方也不答，而且各以为自己据理取胜，演绎出相互拽拉抢座的场景。由此说明王绍懿对禅宗的棒喝机辩已有相当了解。

3. 借王常侍回访之机弘法

王常侍一日访师，同师于僧堂前看，乃问：“这一堂僧还看经么？”

师云：“不看经。”

侍云：“还学禅么？”

师云：“不学禅。”

侍云：“经又不看，禅又不学，毕竟作个什么？”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卷，第496页，台湾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师云：“总教伊成佛作祖去。”

侍云：“金屑虽贵，落眼成翳。又作么生？”

师云：“将为你是个俗汉。”^①

王绍懿在回访义玄时，向义玄问：僧堂中的僧人是否看经学禅，对此，义玄一律作否定的回答。当他又问这些僧人到底做什么的时候，义玄却肯定地回答：最终要教他们“成佛作祖”。王绍懿所说“金屑虽贵，落眼成翳”是说：已经理解了义玄的解释，并用隐喻暗指，“成佛作祖”虽好，但不能产生执著。义玄所说“将你是个俗汉”，是说：本来我还以为你是个俗汉呢，其实你对禅宗已有所了解。

4. 赴军营吃斋时弘法

师因入军营赴斋，门首见员僚。师指露柱问：“是凡是圣？”员僚无语。师打露柱云：“直绕道得，也是个木橛。”便入去。^②

义玄应邀到军营赴斋，在门口指着露天木柱问：“是凡是圣？”节度使府衙的官员都默然无对。义玄感到不契禅机，便风趣地说：“怎么也是个‘木橛’。”由此可以看出，义玄与节度使之间的关系已达到相当密切的程度。

5. 应请在蒲州、魏博府观音寺弘法

义玄在去世前几年应身居宰相之位的河中节度使蒋伸之请，去河东道河中府的河东县传法。河中府曾为蒲州，治所在河东县，即今山西省永济县西蒲州。此时，魏博镇节度使何弘敬也派专人前来迎请义玄到魏博府所在地贵乡县城的观音寺江西禅院传法。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卷，第503页，台湾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② 同上。

前来参谒者不断，如同《魏州故大德奖公塔碑》所描述的“簪裾踵踵，道俗连肩”。

以上所述义玄从镇州至魏州传法的事实告诉人们，正是由于直接得到成德节度使王绍懿、魏博镇节度使何弘敬的支持，才得以成行，也使临济禅法得以广为传扬。

义玄于唐懿宗咸通八年（867）丁亥四月十日^①上堂云：“吾灭后不得灭却吾正法眼藏。”三圣出云：“怎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义玄云：“已后有人问你，向他道什么？”三圣便喝，义玄云：“谁知吾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乃说偈曰：“尚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似他，离相离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还磨。”颂毕，坐逝于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的兴化寺东堂^②。他的弟子们收其衣钵，分别葬于大名府兴化寺和镇州城南临济寺塔内。如《真定十方临济慧照玄公大宗师道行碑铭》所言：“荼毗所得舍利，其徒分而为二：一塔于魏府，一塔于镇阳。”唐懿宗赐谥“慧照禅师”，所建之塔是义玄禅师的衣钵舍利塔，赐名为“临济慧照澄灵塔”。皇封谕牌嵌在此塔上。嗣后，“全国兵兴，寺为焦土，唯塔独存，岿然于瓦砾中。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世宗夜梦师乞徙塔于净域。遣使视之，果为粪坏芜秽所埋拥。使还以为闻，世宗命官吏率高行师师德董其役，距故址进二十步，树砖浮图九级，藏舍利焉”^③。

慧然辑录义玄的语要为《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通称《临济录》。

（四）在河北创建临济宗的机缘

在禅门五宗当中，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皆形成于江

^①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七），第27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② 兴化寺遗址，位于七里店乡铁窗口村南。兴化寺始建于唐代，是临济宗的创始人义玄法师圆寂之所在。原有殿堂15间，义玄澄灵塔一座。今踪影皆无，仅存部分塔件及石函。见《大名县志》，第515页，新华出版社，1994。

^③ 河北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河北省志·宗教志》，第102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

南。唯有临济宗发源于北方的镇州，其中必有缘由，值得深入考察。

以义玄为创始人的临济宗在河北得以问世有多方面的根据和条件：

第一，普化的“佯狂”和佐助是义玄创建临济宗获得成功的一个条件。《临济录》明确指出：仰山对义玄说去河北以后有一人“佐辅”老兄，义玄到镇州后，果真得到“普化的佐替”。普化为幽州盘山宝积禅师的门徒。他在镇州，佯狂真率，出言无度。“寻常暮宿冢间，朝游城市”。见人无高下，皆振铃一声，有回顾者，即展手云：“乞我一钱。”有时入市谓人曰：“乞一个直裰。”人或与披袄，或与布裘，却皆不受，乃振铃而去。普化见马步使出喝道，普化亦喝道，并作相朴势。马步使令人打五棒。普化曰：“似即似，是即不是。”又振铃街头云：“明头来也打，暗头来也打。”尝暮入临济院吃生菜饭。临济曰：“这汉大似一头驴。”普化便作驴鸣，临济乃休。普化非时遇食亦吃。由于他街头乞食不得充饥，便入大寮（厨房）偷吃东西，义玄讥他为“这贼”。他也以“贼贼”作答，并曾用“临济小厮儿，却具一只眼”来回敬义玄。唐咸通初（860），普化先于义玄辞世。死前告知郡人“明日去东门迁化”，人们相率送出城。他厉声曰：“今日葬不和青鸟。”吾将于“第二日南门迁化”。人亦随之。又曰：“明日出门方吉。”直至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门外，振铃入棺而逝。人们“揭棺视之，已不见。唯闻铃声渐远，莫测其由”。

普化在世期间曾以谦卑的、神圣化的与神异类似的形式“佐辅”义玄。一是本为法叔的普化上座，久化北土，遇尔从风，以逸世之雄杰相辅翼而甘处下位，将住持让贤义玄，屈居助手。“临济上堂”，普化“侍立次”，并与临济“看圣僧次”，之后即去“化缘”，却作“佯狂”汉，这也许是盘山的“密授真诀”。它在市民中易于产生与神异类似的轰动效应。二是普化的“大悲菩萨”现身和“圣人”的魅力，在市民中必然产生莫大吸引力、征服力。临济指问普化“大悲菩萨分身千百亿，便请现”。普化便掷地卓子，又作舞势，云“吽吽”，便去。临济一日与河阳木塔长老同在僧堂内坐，因说普化每日在街市中掣风掣颠，知他是凡是